

Memory,
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
与荆棘

卷一

龙骨椅

命运轨道背教面，
时间迷途的清醒，
释放与临时的不结，
全部终将再现身。

THE
DRAGONBONE
CHAIR

A FANTASY NOVEL BY TERRY GOODKIND

[美] 泰德·威廉姆斯 / 著 项 枫 / 译

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surrounds the text. At the top center, there is a small floral ornament. The English title is written in a stylized, gothic-like font.

Memory,
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
与荆棘

卷一

龙骨椅(下)

【美】泰德·威廉姆斯 著

项镛 译

A decorative floral ornament with symmetrical scrollwork.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葛萝伊居舍



一行人走上由湖边通往门阶的板桥，只见门口站着个身影，温暖的光笼罩在四周，这人一动不动，也没说话。西蒙跟着宾拿比克，小心地抱着莱乐思，不由暗自嘀咕，为什么这个叫葛萝伊的女人不弄个正常点的入口呢？至少拉条绳子做扶手嘛。要在狭窄的桥上保持平衡，对他酸痛无力的双脚来说相当困难。

这么看来，我猜她平时就没什么客人。他眺望着迅速暗下来的森林，心想。

宾拿比克上前一步，鞠躬，结果差点把西蒙顶到水里。

“瓦莱姐·葛萝伊。”他郑重地说，“岷塔霍的宾宾尼斯请求您的救援。我带来了旅人。”

门口的人影后退一步，让出进屋的路。

“我这纳班风格的陋居让你见笑了，宾拿比克。”声音严肃、低沉又动听，还带着奇怪的口音，但毋庸置疑是女声，“我早知是你。坎忒咯已在这里等了一个小时。”湖岸边的斜坡上，大狼朝这边竖起耳朵，“当然了，欢迎。难道我会将你们拒之门外吗？”

宾拿比克走进屋子。西蒙跟在他后面，开口问道：

“我该把小姑娘放哪儿？”他闪进门里，迅速朝周围扫视一番——高高的屋顶，许多蜡烛映出长长的颤动的影子。接着，葛萝伊走到他面前。

她身穿一件粗糙的深褐长袍，随便在外面系了根腰带，身高在西

蒙和矮怪之间，圆脸晒得黝黑，眼睛和嘴巴附近都有皱纹，剪得短短的黑发夹杂不少白发，看起来很像牧师。最吸引他的是那对眼睛——厚重的眼皮下，圆眼睛的眼白竟是黄色的，瞳仁又黑又亮。那是双饱含智慧的古老双眼，似乎属于某种翱翔天际的远古神鸟。这双眼睛蕴含的力量让他平静下来。同时，就在片刻间，西蒙觉得自己像个袋子似的，被倒过来摇晃、清空、看透。当他最后垂下目光，看着手上的女孩时，甚至觉得自己像被喝干的空酒囊。

“这孩子受伤了。”陈述的口气，并非提问。

西蒙无助地任由她从自己手里接过莱乐思。这时，宾拿比克走了过来。

“她被猎狗袭击了。”矮怪说，“狗身上有风暴之矛的印记。”

他本以为这个字眼会引来惊讶或恐惧，但事实令他失望了。葛萝伊只是迅速走到一张草编床垫边，扶小女孩躺下。“饿了的话，自己找吃的吧。”她说，“我腾不出手。你可以接着说吗？”

宾拿比克忙把最近发生的事挨个都说了一遍。葛萝伊帮人事不省的女孩脱掉衣服，麦拉齐终于进来了。他蹲在床垫旁，探头探脑地看着。葛萝伊开始清理莱乐思的伤口。由于麦拉齐靠得太近，妨碍到她操作，她温柔地用晒黑的手拍拍他。她的手就这样搭在他肩上，看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麦拉齐也抬起头，四目交接，他有些畏缩。又过一会儿，他再次抬眼看着葛萝伊。这一回，两人在沉默中似乎达成某种共识，麦拉齐转身，靠墙坐下了。

宾拿比克拨旺炉火。深深的火盆巧妙地安置在地上，冒出的烟少得令人吃惊，慢慢地升上天花板。西蒙觉得，头顶的黑暗里肯定藏着烟囱。

整座小村舍其实就是个大房间，很多角落都让西蒙想起莫吉纳的研究室。泥墙上挂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——带叶子的枝丫被小心地扎在一起，一袋袋干花露出花瓣、茎秆、苇叶，还有滑溜溜的长根

须，似乎是从下面的湖里好不容易捞上来的。火光在为数不少的动物头骨上闪烁，照亮它们光滑平整的表面，却照不进黑洞洞的眼窝。

地板和天花板之间，有一面墙被半人高的木架子分成上下两半。同样，架子上也摆满了古怪的东西——动物毛皮，成捆的长骨头，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光滑石头，一堆小心叠放的卷轴，还有一捆面朝外放、像柴火似的扶手。这么多东西，琳琅满目，西蒙花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那不是架子，而是张书桌。卷轴旁有一沓羊皮纸，羽毛笔插在墨水瓶里，瓶子本身则是用动物头骨制成。

坎忒喀发出轻柔的哀鸣，嗅嗅他的大腿。西蒙挠挠她的鼻子，发觉她脸上和耳朵上都有伤痕，但身上干涸的血渍已被清除干净。他的目光从桌子移到正对小湖的墙，上面有两扇小窗。太阳已经落山，烛光倾泻而出，在水面上投下两个不规则的四方形。西蒙看到，其中一个四方形中有自己细长的影子，像明亮眼睛里的瞳仁。

“我刚刚热了些汤。”宾拿比克在他身后说，递来一只木碗，“我也得喝一点儿。”矮怪微笑，“你，还有其他人也是。希望以后再也不用过今天这种日子。”

西蒙小心地吹着热汤，尝了尝，味道浓浓的，带点苦涩，像是艾莱西亚祭上放了香料的苹果酒。

“味道不错。”他说，又喝一口，“什么汤啊？”

“这个嘛，你最好别问。”宾拿比克淘气地咧嘴笑了。葛萝伊从床垫边转过头，眉毛皱成一团，都快挨到尖鼻梁了。她意味深长地看了宾拿比克一眼。

“别说了，矮怪，你会让那孩子胃痛的。”她不满地哼了一声，“汤里就放了蜜扣、蒲公英和石花，没别的，孩子。”

宾拿比克似乎有些愧疚：“我道歉，瓦莱姐。”

“我喜欢这汤。”西蒙说，担心有没有无意中冒犯她，虽说他只是听了宾拿比克的玩笑话而已，“谢谢你让我们进来。我叫西蒙。”

“嗯。”葛萝伊应了一声，回头继续清理小女孩的伤口。

西蒙有些窘迫，只好尽量安静地喝完汤。宾拿比克接过空碗，盛满。他很快又把第二碗喝干净了。

宾拿比克用粗短的手指帮坎忒喀梳理厚毛，梳下来的毛和小树枝都丢进火里。葛萝伊安静地帮莱乐思穿上衣服，麦拉齐抬头看着她们，黑发垂在脸上。西蒙在旁边找了个比较整洁的地方，也靠墙坐下。

数不清的蟋蟀和其他夜间歌手们一起，填满了这天晚上的空白。西蒙累坏了，不知不觉地睡去，心跳也渐渐归于平静。

睡醒时还是晚上。西蒙愣愣地晃着脑袋，想甩掉睡眠不足带来的黏腻迷糊感。他打量着陌生的房间，好一会儿才记起自己在哪儿。

葛萝伊和宾拿比克正在小声交谈。那女人坐在一张高脚凳上，矮怪则盘腿坐在地上，一副学生的模样。他们身后的草垫上躺着个黑影，高低不平。西蒙看了很久才认出那是麦拉齐和莱乐思，他们挤在一起睡着了。

“你聪明与否并不重要，年轻的宾拿比克。”女人正在说，“你一直运气不错，这一点更胜聪明。”

西蒙觉得还是让他们知道自己醒了比较好。“小女孩怎样了？”他打了个哈欠问。

葛萝伊转过头，眼睛被头巾遮住。“不太好。伤得很重，还发烧。北鬼的狗……唉，被它们咬伤可不太妙啊。那些狗食用不洁的肉。”

“瓦莱姐能做的都做了，西蒙。”宾拿比克一边说，手里一边忙着缝新皮袋。西蒙好奇地想，矮怪是怎么弄到新飞镖的？哦，也许他在做剑鞘……或小刀的刀鞘！冒险家总是随身带着剑，还有机敏的头脑，或是魔法。

“你有没有告诉她……”西蒙犹豫一下，“有没有告诉她莫吉纳

的事？”

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葛萝伊看着他，火光染红她发亮的眼睛。她说话时，声音总是那么有力而谨慎。“孩子，你那时跟他在一起。我知道你的名字。刚才接过那孩子时，我触碰到你，你身上有莫吉纳的痕迹。”她像展示似的伸出宽大又布满老茧的手。

“你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医师关心的事，我也知道不少。”葛萝伊靠近火堆，用一根长长的黑棍把火拨旺些，“一位伟人的陨落，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。”

西蒙犹豫着，终于，好奇战胜了畏惧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爬到矮怪旁边坐下，“我们是指谁？”

“‘我们’就是我们所有人。”她说，“‘我们’指的是所有不欢迎黑暗的人。”

“我都告诉葛萝伊了，吾友西蒙。”宾拿比克静静地说，“包括我的一些推论，在这里无需保密。”

葛萝伊脸上的肌肉抽动一下，把粗布袍子裹得更紧些。“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……暂时没有。然而，我觉得天气的异象已经很明显了。在这与世隔绝的湖上，本来两星期前就该听到南飞的雁群拍打翅膀，但这奇异的季节，让所有事情都停滞了。”她合起手掌，动作像是祈祷，“都是真的——关于转变的预言也是真的。真实得令人发指。”她看着他们，双手重重地落在腿上。

“宾拿比克说得没错。”她又开口，矮怪则在旁边沉重地点点头，西蒙好像捕捉到，小个子眼里闪过一丝满足，就像受到莫大的称赞。“事态已经远非国王和他弟弟的纷争那么简单了。”她继续说，“国王的争斗的确能摧毁大地，拔起大树，血染河山。”一片柴火随着火花爆裂，吓得西蒙跳了起来。“但是人类的战争不会带来北方的乌云，也不会让饥饿的熊在玛雅月出洞。”

葛萝伊站起来，伸伸腿，宽大的袖子垂下来，像鸟儿的翅膀。

“明天我会试着找找你们想要的答案。现在能睡就睡会儿吧。我担心那孩子的体温会不会在夜里又升高。”

她走到对面墙边，将瓶瓶罐罐放回架子。西蒙挨着火盆旁的墙壁，在地上摊开斗篷。

“你最好别睡那么近。”宾拿比克提醒说，“一点火星跳出来，就能把你烧着。”

西蒙认真地看看他，矮怪的表情不像开玩笑，于是他把斗篷拉开几尺才躺下，卷起兜帽垫在脑袋下面，又小心地拉起斗篷两侧，盖在身上。宾拿比克往角落走去，窸窸窣窣、乒乒乓乓地鼓捣一阵，收拾舒服后也躺下了。

蟋蟀的歌曲已经消失。西蒙看着椽梁上飘忽的影子，听着窗外柔和的风声。这风穿过湖面，围绕在湖周围一圈圈的树木旁，无休无止地吹拂着枝叶。

没有灯也没有火，只有苍白的月光透进高高的窗户，房间被抹上一层冰冷的光。西蒙环顾四周，桌上有一堆古怪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剪影，地板上则是一叠叠乱七八糟的厚重书本，像教堂墓地里的石碑似的。他的目光被其中一本打开的书吸引，书页反射着月光，像被剥皮的树干一样白。翻开的书页上有张熟悉的脸。那人长着一对燃烧的眼眸，头顶上还有分叉的鹿角。

西蒙抬头看看这个房间，又低头看看书。当然了，他在莫吉纳的房间里。当然了！他还能在哪儿？

他总算恢复了理智，桌上的剪影也随之呈现出熟悉的模样，那是医师的烧杯、曲颈瓶和蒸馏架。门那边传来可疑的刮擦声。他看着发出怪声的地方，倾斜的月光使得墙面看起来歪得厉害。刮擦声又响起来。

“……西蒙……？”

声音很轻，好像说话人不希望被听到，但他还是立刻分辨出那是谁。

“医师?!”他跳了起来，几步跨到门边。为什么老人不敲门呢?这么晚才回来，他在干吗?也许他刚完成某个神秘任务，却发现自己被傻乎乎地锁在门外?——没错，肯定是这样!幸运的是，西蒙在这里，可以开门让他进屋。

打开门闩的声音和抱怨声混在了一起。“什么事情耽搁这么久，莫吉纳医师?”他又轻声说，“我等了你好久好久!”没有回答。他正把门闩从插槽上拨下，心里突然一阵不安。他停下来，留着半开的门闩，踮起脚尖，从门缝往外看。

“医师?”

内廊里，廊灯洒出蓝色的光，老人戴着兜帽、穿着斗篷的身影就站在门前。他的脸被阴影遮住，但那破破烂烂的旧斗篷，矮小的身形，兜帽下露出来的几缕白发，在蓝光下都那么熟悉。他为什么不回话?受伤了吗?

“你还好吧?”西蒙问，拉开了门。驼背的矮小人影还是一动不动。“你到哪儿去了?有什么发现?”他似乎听到医师说了些什么，弯下腰凑近些。

“什么?”

传到耳里的话语非常模糊，还夹着嘶嘶声。“……错误的……信使……”这些话似乎说得很艰难，但不管多仔细听，他只能听懂这几个字眼。接着，那人抬起头，兜帽垂了下去。

乱蓬蓬的白发中间，脸庞被严重烧毁，仿佛黑炭一般。眼睛是破裂空洞的瘤，细长的脖子像柴棍般摇摇晃晃。西蒙吓得连连倒退，喉咙里恐惧的尖叫呼之欲出。黑乎乎的皮球正面，一道细细的横向红线延伸贯穿，接着，那张嘴裂开，裂缝里露出粉色的肉。

“……那个……错误的……信使……”它说，字眼间夹着艰难的

喘息，“……要小心……”

西蒙尖叫起来，血液涌进耳膜，打鼓般隆隆作响。那个被烧伤的东西的声音，毋庸置疑，是莫吉纳医师。

心脏狂跳，很久才平静。他坐起来，呼吸急促紊乱。旁边的宾拿比克也坐了起来。

“这里没有东西能伤害你。”矮怪说，他把手放在西蒙的额头上，“你在打冷战。”

西蒙尖叫着醒来时，麦拉齐在睡梦中把毯子踢掉了，葛萝伊帮他重新盖好，然后从床垫边大步走过来。

“孩子，你在城堡时，也会做这样的梦吗？”她问，眼神有力地直视他，目光好似威胁，让他说不出半个不字。

西蒙颤抖着。面对她压倒性的目光，他除了实话实说，别无选择。“原来没有……但在最后几个月……在那事……之前……”

“在莫吉纳去世之前。”葛萝伊直截了当地说，“宾拿比克，除非我多年来的学识全都作废，否则，我不相信他能在我的屋子里随随便便梦到莫吉纳。不可能是那种梦。”

宾拿比克挠了挠睡觉时压乱的头发：“瓦莱姐·葛萝伊，如果你都不知道，我又怎能知道？群山之女啊！我觉得就像在一片黑暗里聆听，危险肯定会袭来，我们无法应付。西蒙梦到了‘错误的信使’……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。北鬼为何现身？还有黑瑞摩加人？污秽的贝肯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葛萝伊转向西蒙，温柔却坚定地将他推回到斗篷上躺好。“再睡会儿吧。”她说，“没什么东西能闯进女巫的屋里伤害你。”她转向宾拿比克，“我想，如果他的梦真像他描述的那么清晰，也许能帮我们找到答案。”

西蒙仰面躺下，看着萤火虫般微弱的火光照在瓦莱姐和矮怪身

上。那个小点的人影弯下腰，向他靠过来。

“西蒙。”宾拿比克耳语道，“还有没有类似的梦境？你没告诉我们的？”

西蒙慢慢地左右摇头。除了阴影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力气再说话。想起门廊里那个被烧毁的东西，他仍然觉得惊恐，他只想把那些都丢入遗忘的深渊，他想睡觉，想睡觉……

但睡意迟迟不肯降临。虽说紧闭双眼，但火焰和灾难的景象还是一直浮现，他辗转反侧，始终找不到能放松的姿势。耳边传来矮怪和女巫的交谈声，像墙壁里的耗子一般窸窣窸窣。

最后，说话声也消失了，但还能听到阴沉的风声，他只好睁开眼睛。葛萝伊独自坐在火边，像在雨里缩成一团的鸟儿，双肩耸立，眼睛半开半闭。他不知她是在睡觉，还是在看快要燃尽的火焰。

他的脑海里慢慢浮起最后一个清晰的念头，像大海上的一点火星。沉入睡眠之前，他看到一座高高的山丘，顶上围着一圈石头。这也是个梦，不是吗？他本该记起来的……应该告诉宾拿比克的。山顶上的黑暗里升起火焰，他听到木轮吱嘎作响，梦中的轮子……



到了早晨，阳光却未一同降临。透过小屋的窗户，西蒙能看到远远的盆地边上黑暗的树梢，整个湖却笼罩在浓重的雾里，连屋子正下方的水面也看不真切。雾气缓缓流动，一切都显得朦胧虚幻。连成一片的树梢上方，天空是浅灰色的。

葛萝伊和麦拉齐出去采集一种有治疗效果的苔藓，留下宾拿比克照看莱乐思。矮怪觉得那孩子的病情正在好转，但一看她那苍白的脸和微微起伏的瘦弱胸膛，西蒙实在不明白，小个子是从哪儿发现她正好起来的？

西蒙找到葛萝伊整整齐齐堆在角落的枯树枝，重新生起火，然后帮那小女孩换衣服。

看着宾拿比克掀开莱乐思身上的被子、拆开绷带，西蒙不由畏缩一下，但还是坚持着没有离开。只见她全身都是瘀青和难看的牙印，更可怕的是，从左臂斜下直到臀部，约一尺长的皮肤竟被残忍地撕掉。宾拿比克清理伤口，重新裹上宽宽的亚麻布条，血继续渗出来，一点一点。

“她真能活下来？”西蒙问。宾拿比克耸耸肩，小心地把绷带系牢。

“葛萝伊觉得她能。”他说，“她的头脑固执又直接，对人和动物一视同仁，当然这么说有点过分。但我觉得，她不会做无意义的努力。”

“她真像自己说的一样，是个女巫？”

宾拿比克拉起被单，盖在小女孩身上，让她只露出瘦削的脸庞。她的嘴微微张开，西蒙发现两颗门牙都没了。他突然为她感到一阵心疼——她和哥哥在森林里迷路，被抓住，被折磨，满心恐惧——救主乌瑟斯怎么会爱这样一个世界？

“女巫？”宾拿比克站起来。坎忒喀在前门木桥上蹦跶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说明葛萝伊和麦拉齐马上就要回来了。“她当然是个睿智的女人，还有罕见的力量。听你的口气，‘女巫’好像是个蔑称，在你们看来是邪恶之人，会给邻里带来灾害。但瓦莱姐显然不是这类人。她的邻居是鸟儿和山兽，她像照顾羊群一样照顾它们。不过她确实是从瑞摩加来的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也许就是因为，以前她身边那些人总有莫名其妙的偏见，所以……她就到这湖上隐居。”

宾拿比克转身迎接不耐烦的坎忒喀，挠她毛茸茸的后背，让她开心地打滚，接着拿起罐子，到前门打点水，挂在火堆上的钩子上。

“你说，你在城堡时就认识麦拉齐？”

西蒙正看着坎忒喀。大狼跳进湖里，站在浅滩上，将鼻子伸进水

里。“她打算捕鱼吗？”他大笑着问。

宾拿比克耐心地微笑，点点头：“捕鱼嘛，她也会。我在问麦拉齐。”

“哦，对，我是在那儿认识他的……但不熟。有一次，他偷偷跟着我，被我逮到，但他矢口否认。他跟你说过话吗？有没有告诉你他和妹妹在阿德席特干吗，又是怎么被抓住的？”

坎忒喀还真抓到了。只见大狼嘴里，一条银闪闪的鱼于事无补地挣扎着。大狼爬上湖岸，身上不住往下滴水。

“让他开口比教石头唱歌还难。”宾拿比克在葛萝伊的架子上找到一碗干树叶，抓了一把，揉碎，撒进火堆上的水罐里。整个房间立刻充满暖融融的薄荷香。“自从在树上遇见，我只听他说过五六个词。不过他记得你。我好几次发现他在看你，但感觉不到危险，老实说，这一点还是能肯定的。但还是要看紧他。”

西蒙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听到屋子下面传来坎忒喀短促的叫声。他往窗外看去，只见大狼朝树林小径冲去，三蹦两跳消失在雾中，所剩无几的猎物残骸丢在湖岸上。不久，她又小跑回来，身后跟着两个身影，西蒙渐渐分辨出正是葛萝伊和狐狸脸的怪男孩麦拉齐。二人相谈甚欢。

“瑾奇琶啊！”宾拿比克搅拌罐子里的水，哼了一声，“他总算说话了。”

葛萝伊一边刮擦脚上的靴子，一边探头进屋。“到处都是雾。”她说，“今天的森林睡意朦胧。”她摘落斗篷，走进来，麦拉齐跟在后面，一脸警惕，面颊泛红。

葛萝伊迅速走到桌前，开始整理两个袋里的东西。今天她穿得像个男人，厚厚的羊毛裤，短上衣，还有双虽旧但很结实的靴子。她全身散发着冷静的力量，像个军队统领，准备充足，只等着战争正式打响。

“水准备好了？”她问。

宾拿比克凑近罐子，吸了口气。“应该好了。”片刻后，他回答说。

“很好。”葛萝伊打开挂在腰带上的一个小布袋，拿出一把黑绿色的苔藓，苔藓上还闪烁着水珠的光芒。她把苔藓一股脑儿丢进罐子，接过宾拿比克递来的小棍，开始搅拌。

“麦拉齐跟我谈过了。”她说着，眯起眼，透过蒸气往罐子里看，“我们谈了不少事情。”她抬起头，麦拉齐却别过脸，粉脸蛋更红了。他坐到莱乐思的床垫边，握着她的手，抚摸她苍白汗湿的前额。

葛萝伊耸耸肩。“好吧，等麦拉齐准备好再说吧。反正现在我们手头的事也够多了。”她用木棍捞起一些苔藓，用手指戳戳，又从小木桌上拿起一只碗，把所有黏糊糊的苔藓都从罐子里舀出，然后端着碗走到床垫边。

麦拉齐和女巫一起给女孩敷苔藓时，西蒙到湖边去散步。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女巫的屋子内外都一样古怪。茅草屋顶尖尖，像奇怪的帽子，阴暗的木墙上涂满蓝黑色的神秘文字。他绕着房子走下湖岸，那些文字随着光照时隐时现。小屋底下空间更暗，那对起支撑作用的脚柱好像也覆盖着某种奇异的瓦石。

坎忒喀又回到吃剩的鱼那儿，仔细地啃光细骨头上的最后一点肉。西蒙刚坐到她旁边的石头上，便听到警告的低吼，只好挪远些。他朝吞噬一切的雾中丢着小石子，听水花飞溅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宾拿比克也来了。

“要破斋戒吗？”矮怪问，递给他一块硬皮黑面包，上面抹着厚厚的霉奶酪。西蒙很快吃完。他俩一起坐着，看几只鸟儿在湖岸上啄来啄去。

“瓦莱姐·葛萝伊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，参与今天下午的行动。”宾拿比克终于开口。

“什么行动?”

“搜寻行动。搜寻答案。”

“怎么搜?我们要到别处去?”

宾拿比克严肃地看着他。“在某种意义上,没错——停,别一脸不满!我会解释的。”他丢出一块卵石,“在正常的搜索无法进行时,有时只能采用这种方法。但只有足够聪明的人才能这么做。我师傅欧科库克称之为梦境之路。”

“他就是这么死的!”

“不!应该说是……”矮怪搜索着合适的字眼,脸上写满担忧,“应该说,没错,他就是在那条路上死去的。不过,人可能在任何一条路上死去,而且也无法证明走那条路就一定会死。在你家乡的主干道上,很多人被马车撞死,但每天还是有数以百计的人走上主干道,毫发无伤。”

“梦境之路到底是什么?”西蒙问。

“必须承认,”宾拿比克露出了悲伤的笑容,“梦境之路比主干道危险多了。师傅教过我,这条路就像山顶小径。”矮怪伸出一只手,在头顶上比画,“要爬上这条路是非常困难的,但你在哪儿能看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——另外,这条路跟平常的路不一样,是隐形的。”

“梦境又是怎么回事?”

“我师傅说,做梦是找到那条路的一种方法,任何人都能使用。”宾拿比克皱起眉头,“但一般人在梦里到达那条路,自己却无法行走。他只能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一点。欧科库克告诉我,在这种情况下,究竟看到什么,你自己都无法理解。有时候,”他指着树林和湖上弥漫的雾气,“人只能看到雾。而睿智的人,只要学会找到路的方法,就能沿路而行,且行且看,并能辨清事实,发现其中的变化。”

他耸耸肩:“解释起来很难。总之,在梦境之路能看到不同的东

西，那些东西在现实的阳光下是看不清楚的。葛萝伊精通这种旅行。我也体验过几次，但还未能掌握。”

西蒙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目光越过水面，想着宾拿比克的话。另一端的湖岸隐匿在雾中，看不透彻。他百无聊赖地猜测，从这头到那头到底有多远？疲惫不堪的脑海里，昨天来到这里之前的记忆，就像今晨的空气一样朦胧。

现在我得仔细考虑一下，他意识到，我已经走了多远？那么长的路，比我曾想象过的还要远得多。可我敢肯定，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值得冒这个险吗？这能增加我们活着到达奈格利蒙的机会吗？

为什么这种大事要交给他来决定呢？不应该这样啊，太可怕了。他苦苦思索，为什么上帝偏偏选他来受折磨呢？如果真如卓杉神父以前说的那样，上帝应该公平对待每个人啊。

但除了愤怒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宾拿比克和其他人想要依靠他，这是西蒙从没遇到的事。现在，他身上背负了期待。

“我去。”最后他说，“但你得先回答我：你师傅到底怎么了？他为什么会死？”

宾拿比克缓缓点点头：“我听说，在那条路上会出现两种情况……两种危险的情况。第一种，一般只发生在没能熟练掌握方法的人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尚未具备相应的智慧，就尝试在路上行走，结果错过梦境之路和现实的交界，踏上别的岔路，”他摆摆手，“所以找不到回来的路了。但我觉得，欧科库克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”

在想象的国度中迷路、无家可归，这一点触动了西蒙。他用力吸了口潮湿的空气：“那欧科……欧科库克到底遇到了什么状况？”

“另一种危险。他以前教过我，”宾拿比克站起来说，“梦境之路上还有别的东西，一些超出你的认知理念甚至不怀好意的东西，还有更加危险的梦境行者。我认为，他就是碰上了那一类东西。”说完，宾拿比克领着西蒙上了坡道，走进小屋。

葛萝伊打开一只大罐子，伸进两根手指，蘸满一种暗绿色的黏稠膏状物，那东西的味道比之前的苔藓更奇怪。

“靠近点儿。”她说。她在西蒙眉心涂了一抹这东西，同样也涂在自己和宾拿比克额上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西蒙问。皮肤感觉很古怪，又冷又热。

葛萝伊在快熄灭的火堆旁坐稳，示意小伙子和矮怪一并坐下。“龙葵、伪茜、白木皮，按比例调和……”她指导小伙子和矮怪，三人围着火堆坐成三角形，然后将罐子放在膝边的地上。

西蒙看着瓦莱姬将绿色的枝条丢进火里，前额的感觉还是很怪。白烟盘旋升腾起来，周围雾蒙蒙的，她的眼睛反射着火光，看起来灼热又明亮。

“现在，双手也涂上。”她说，又给每人舀了一团那种怪东西，“嘴唇也要抹——但别吃进去！只要稍微抹点儿，像这样……”

抹完之后，她让大家伸出手，互相握在一起。自西蒙和矮怪回来，麦拉齐就一直没开口。女孩睡在床垫上，他则待在垫子旁望着他们。奇怪的男孩看起来很紧张，嘴唇抿成一条不带感情的线，像要遮掩紧张感。西蒙朝两边张开双臂，左手握住宾拿比克干燥的小手，右边葛萝伊的手则稳健有力。

“握紧了。”女巫说，“其实放开也不会有糟糕的事发生，但握着会好一些。”她垂下眼睛，用柔和的声音念诵起来，但听不清到底念了什么。西蒙看着她蠕动的嘴唇和半睁半闭的眼睛，心里觉得她真像一只鸟，骄傲的高飞天际的鸟。他继续透过白烟观察。手掌、前额和嘴唇上的刺痛越来越厉害。

顷刻间，黑暗降临，像乌云突然盖住太阳。刚开始，除了烟雾和冒出烟雾的红色火光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一切都被黑暗形成的厚墙隐没。他觉得眼皮很沉，又像是被什么人脸朝下按进雪里。他觉得冷，